

神州文化图典集成

季羨林◎总主编 汤一介◎主编



季羨林◎总主编 汤一介◎主编

【神秘文化集】

星星与梦上山

◎刘文英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神州文化

图典集成

神秘文化集



季羨林 总主编

汤一介 主编

星占与梦占

刘文英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占与梦占 / 刘文英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

(神州文化图典集成 季羨林 / 总主编)

ISBN 978-7-80211-594-1

I. 星…

II. 刘…

III. ①占星术－中国－图解 ②梦－占卜－中国－图解

IV. B99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0010 号

星占与梦占

出版人 和 羨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琪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神州文化图典集成》

编委会

总主编：季羨林

主 编：汤一介 孙长江 李生泉

副主编：魏常海 王守常 和 美 冯 林

总策划：冯 林

编 委：(名次不分先后)

季羨林 张岱年 侯仁之 杨宪益 周一良 何兹全

金克木 启 功 吴晓铃 阴法鲁 任继愈 石 峻

朱伯崑 丁守和 汤一介 庞 朴 吴良镛 张晋藩

谢 龙 宁 可 李学勤 乐黛云 梁丛诫 金开诚

孙长江 田昌五 厉以宁 方立天 叶 朗 许抗生

严绍璗 李中华 魏常海 王守常 陈鼓应 陈守一

刘守仁 王春德 郑慧卿 李生泉 王希云 马黎明

赵恩龙 孙 斌 赵之援 申大章 傅伟勋(美国)

杜维明(美国) 魏斐德(美国) 冉云华(加拿大)

姜允明(澳大利亚) 韦政通(台北) 李鸿祺(香港)

成中英(美国) 林毓生(美国)

责任编辑：郑 锦 余承颖 苗永姝

组 编：中 国 文 化 书 院

北京梵天文化传播中心

总序

季羨林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已经与世界逐渐融为一体，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更需要把自己优秀的文化介绍给世界。上世纪90年代初由我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影响不错。但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丛书的整体出版质量显得有些粗糙简单；所以近年在有关人士的大力倡导和协助下，我们决定再次出版这套丛书。这次出版无论从外观设计上还是内容编排上都作了较大改变，以彩色图文本和《神州文化图典集成》的形式重新出现，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十几年前有关人士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最近又再次在神州大地回响，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也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等同志，爱国不甘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文化之发展，是在各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前进的，中华民族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就曾融汇进多种游牧民族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异质文化，又汲取了佛教等印度文化凝炼而成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此“三十年河西”也，其文化交流以“西学东渐”为主。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历经摧残和磨难后衰而复起，此“三十年河东”也，中外文化交流将兴起“东学西渐”的潮流。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盛极而衰，必须从东方文化汲取活力。东方文化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表，其思想内容千条万绪，但都集中在一个“道”字上，中国文化的大道西传，必将带来世界和平，必将走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必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得以完成。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和平崛起”，必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要素，是我中华民族在神州生生不息的生命线，这就是我们重新发起出版《神州文化图典集成》的基本理念。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

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先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先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

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百家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

此次彩色图文丛书修订出版，得益于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创始人孙长江先生和现在执掌人王守常先生的重视与支持，也离不开北京梵天文化传播中心冯林先生的积极倡导与组织策划，同时，也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慧眼与气魄，尤其是时隔十几年重新联络原作者，工作的难度与辛勤自不言喻，我在此代表全体编委会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们再接再厉，编出更多更好的书。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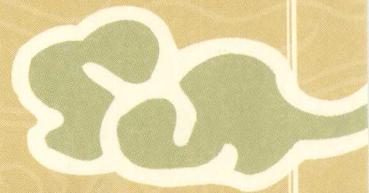
2007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星占与梦占的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从星神崇拜到星占迷信	3
第二节 从梦魂观念到梦占迷信	12
第二章 星占的思想特征与复杂内容	21
第一节 星占政治化的过程	23
第二节 星占与天人感应	30
第三节 无星不占的星占分类	38
一、三垣占与四象占	39
二、日月占与五星占	59
三、瑞星占和妖星占	74
四、其他种种杂星占	82
第四节 星象与地上的分野	90
第五节 星象与个人的命运	101
第三章 梦占的思想特征与复杂内容	107
第一节 梦占世俗化的过程	109
第二节 梦占与神不灭论	116
第三节 无梦不占的梦占分类	124
一、天象之梦占与地形之梦占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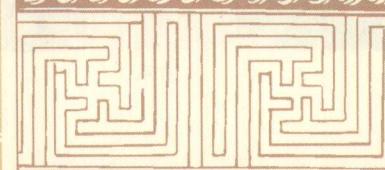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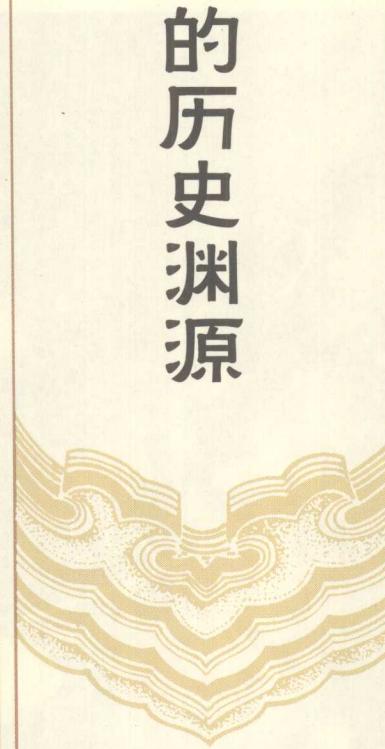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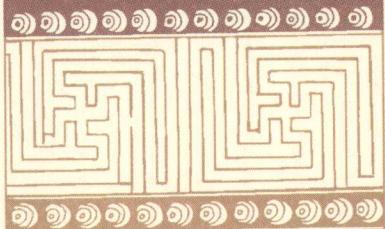


二、草木之梦占与禽兽之梦占	131
三、种种人事活动之梦占	136
四、神佛鬼怪之梦占	141
第四节 梦象与梦者的身分	145
第四章 星占术与梦占术的内在秘密	149
第一节 星占术与梦占术的历史演变	151
一、星占与梦占的借用方式	151
二、星占术与梦占术的独立发展	156
第二节 星占术与梦占术的逻辑分析	158
一、直解	158
二、转释	162
三、反说	174
第三节 占释过程的明暗顺逆	176
第四节 吉凶标准与祈禳仪式	182
第五章 星占与梦占的文化历史影响	187
第一节 星占学与天文学的交错纠葛	189
第二节 梦占迷信与梦的探索	195
第三节 星占、梦占与社会心理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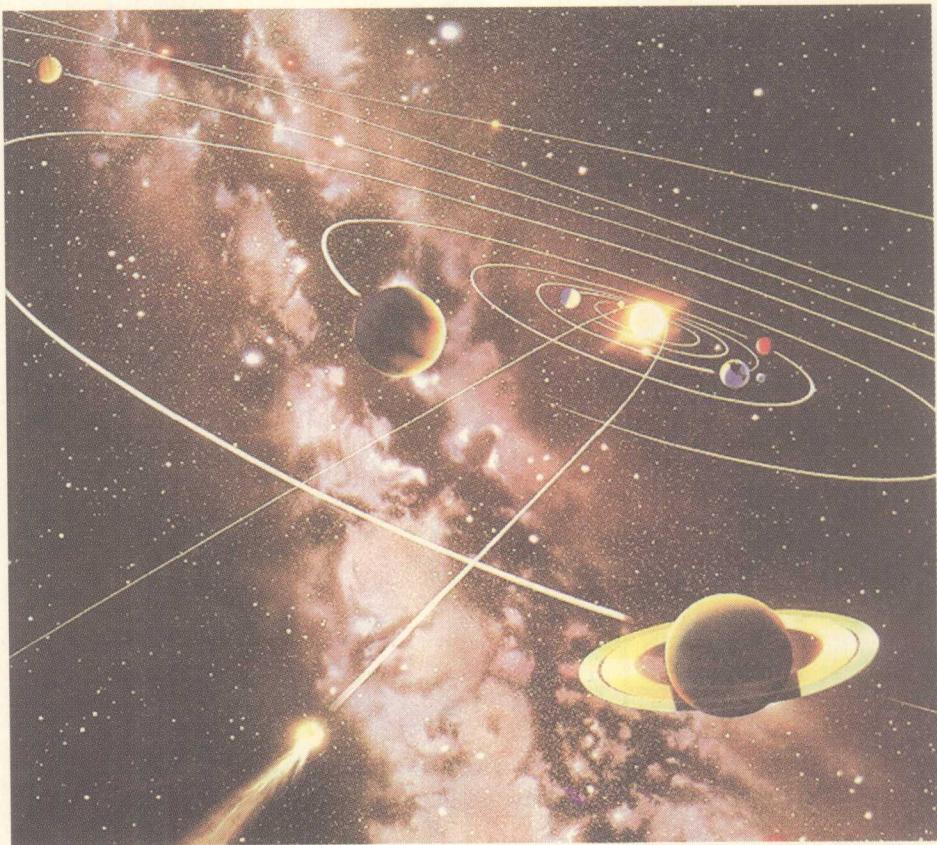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星占与梦占的历史渊源





要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最好能首先找到它的历史源头。因为源头不仅可以具体暴露它的产生过程，而且可以清楚地显示它的思想根源。星占和梦占的历史都非常古老。前者源于先民的星神崇拜，以为日月星辰是天上的神灵，其变化自然是神意的表现。后者源于先民的梦魂观念，以为梦是灵魂离身外游，而灵魂离身及其变化亦由鬼神所驱使。后来通过自发性的星兆迷信和梦兆迷信，逐渐转变成自觉性的星占、梦占活动。



太阳系



第一节 从星神崇拜到星占迷信

当我们祖先尚处在蒙昧状态时，他们只关心树上的果实和可以捕获的动物，天上的日月星斗不可能对他们产生什么诱惑。然而，当他们进入到以畜牧和农作为生的时候，便不能不探索天上的世界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需要确定昼夜、日月以至年岁的时间观念。牲畜的繁殖、屠宰，谷物的播种、收获，也需要确定四时寒暑季节变化的观念。《易传·系辞》曰：包(伏)牺氏“仰则观象于天”。这在畜牧时代如果说完全可能，那么在农作时代简直必不可少。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当时有些很奇怪的“神人”，或者“西望日之所入”、“司反景”^①，观察太阳在哪里落山，及落山后东照的影子；或者“司夜”、“司天之九部”^②，观察夜间的星空；或者“司其(日月)短长”^③，记录时间的延续过程。夸父追日，实际上也是“欲追日景(影)”^④，要量太阳的影子。这都曲折地反映了先民们对天象的观察。不过，天象的规律要比它直接呈现给人们的面目复杂得多。起初，人们可能对太阳的光和热十分惊讶，怎么它一出现就能给天下带来光明，而它一离去大地即陷入黑暗之中。月亮的光彩比较清淡，为什么它总是带着星星一起出现，圆而又缺，缺而又圆。星星的光芒

①《西山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海外南经》、《西山经》，袁珂《校注》本。

③《大荒东经》，袁珂《校注》本。

④同上。



伏羲氏



炎帝

①参看《楚辞·天问》“乌焉解羽”王逸注,《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踶鸟”高诱注,《论衡·说日》,张衡《灵宪》等。

②参看《楚辞·天问》、《楚辞·离骚》、《淮南子·天文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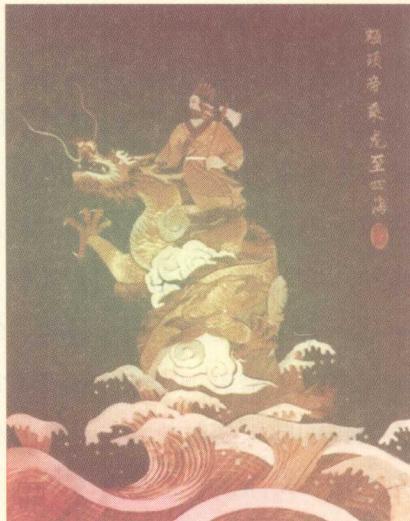
③参看《楚辞·天问》、《论衡·说日》、张衡《灵宪》等。

闪烁不定,又像无数只眼睛从天上注视着人们。它们总是出而复入,来而又去,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藏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真是令人迷惑不解。于是慢慢地,由于敬畏、迷惘的心理的驱使,再加上想象力的翅膀,人们创造了许多有关日月星辰的神话,同时把它们都当作神灵来崇拜。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有关远古先民的日月神话和星神崇拜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已经难知其详。但仍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博雅·释天》

曰:“朱明、曜灵、东君,日也。”这些称号可能都是太阳神的名字。据说,太阳当中有神鸟三足鸟。^①三足鸟最初可能就是太阳神的化身,所以太阳能在天上“飞行”。在人们发明马拉车以后,又说太阳神每天早上从汤谷出来,乘着一辆悬空的车子,由六条龙拉着车子,在羲和的驾驭之下,从东到西,晚上在濛汜休息。^②月神则称“夜光”,据说她“腹”内有蟾蜍、玉兔,她有“死而复生”的本

领。^③其他星宿则想象成一些动物或器物,如蛇、狗、鱼、鳖、杵、臼、斗、箕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部落或部族,还把日月星辰作为自己的图腾或图腾之一,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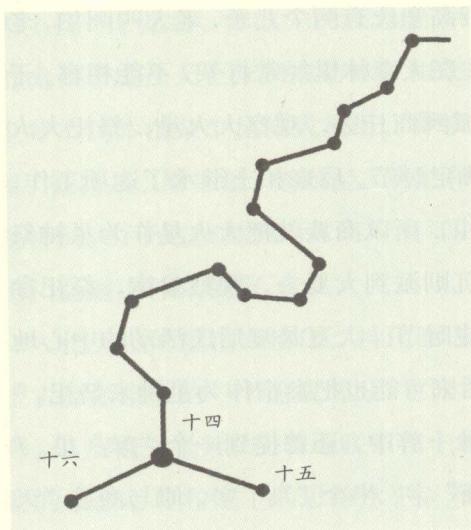


颛顼

缘关系。《白虎通义·五行》曰：“炎帝者，太阳也。”炎帝如果不是太阳神，也应该是太阳神在地上的化身。其后裔“祝融”之名，意思也是说“始明”，即天地由此开始得到光明，所谓“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也^①。楚辞《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为古帝颛顼之号，意为高空中的太阳。可见颛顼也是太阳神，而楚人认为他们是太阳神的后代。传说中的古帝太昊、少昊，其名之“昊”，同样指天上的太阳。据说，太昊即伏羲氏，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奇怪的“日角”^②。人，除非是额头上长了一个巨瘤，谁也不会有这个怪模样。

这可能是部落酋长特有的一种装饰，作为太阳神或太阳子孙的一种标志。少昊即“金天氏”^③，只有金色的太阳才能把天穹染成金色。这些材料生动地说明，炎帝、颛顼、太昊、少昊他们所代表的部落，不但把太阳

神化，而且把天上的太阳同地上的人群直接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一些部落把月亮神化，而把月神作为自己的图腾呢？这方面的材料我们还未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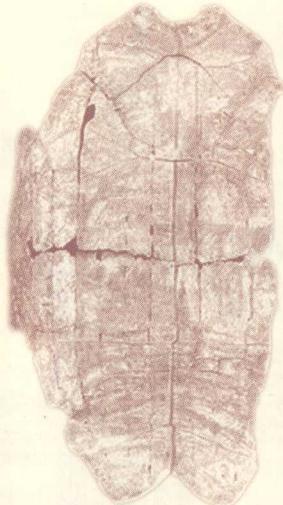


黄帝

①《国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

②《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孝经援神契》、《潜夫论·五德志》，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汉书·律历志下》，中华书局新校点本。



甲骨文

但《山海经》提到“有女和月母之国”^①，顾名思义，以“女和”为“月母”，“女和”当然是月神或月神的化身了。“月母”云云，也当然是把月亮作为本部落的母亲或祖先了。

除了日月之外，其他有些星宿也被有些部落作为图腾或氏族神。《山海经》有“轩辕之国”^②，古星名即有轩辕之星。中国上古著名的黄帝，原是轩辕部落的酋长，故有轩辕氏的名号。后来成了许多部落组成的联盟的首领，才被尊为黄帝。

《晋书·天文志》曰：“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从古星图看，轩辕确如古人所说，“形如腾龙”。其中轩辕十四正当龙头的中央，最大最亮。从十四到十五和十六，分别为龙头左右的两根长角。从第一到十四，则是弯弯曲曲的龙身。这样说来，轩辕星神是一条飞腾的黄龙，地下的轩辕黄帝乃是轩辕星神下凡或轩辕星神的化身了。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夏后氏和商族的祖先则分别以参宿和大火星作为他们的星神。传说古帝高辛氏有两个儿子，老大叫阏伯，老二叫实沉。他们住在大森林里经常打架，不能相容。于是，唐尧把阏伯派到商丘去，观察大火星，祭祀大火星，用大火星来确定时节。后来相土继承了这项工作，相土是商族的先祖，所以商族就把大火星作为星神祭祀了。唐尧把实沉则派到大夏去，观察参宿，祭祀参宿，用参宿来确定时节。大夏是夏后氏活动的中心地带，所以夏后氏后来可能也把参宿作为星神来祭祀。^③

在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还曾提到一个“鶡”星。^④这个星名半个“商”字、半个“鸟”字，似与商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⑤的神话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

①《大荒东经》，袁珂《校注》本。

②《海外西经》、《大荒西经》，袁珂《校注》本。

③《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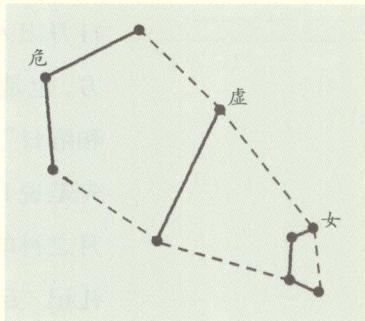
④参看《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版。

⑤《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那么这个“鶠”星就是南方朱雀的第四宿，即鸟星或星鸟。此星在当时既能确定春分，而又作为始祖来祭祀，更是商族的星神了。据《国语·周语》记载，周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同星宿天鼋有血缘关系。乐官伶州鸠对周景王说，“我姬氏出自天鼋。”^①天鼋即天上的一只大鳖，其星具体包括北方玄武的第三、第四、第五三宿，即女宿、虚宿和危宿。女宿为天鼋的头，虚宿和危宿是天鼋的身子。如果我们用线条把它们连结起来，一只活灵活现的大鳖便在天上出现了。鳖头紧缩，只是向一边稍歪了一些。姬姓的周人所以同天鼋有血缘关系，是因为周人的老祖母为太姜，太姜为有逢伯陵的后代，原生活在齐地。齐地属天鼋所管辖的范围，天鼋为太姜的氏族所“凭依”的星神。所以太姜氏族要祭祀天鼋，而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死而配食”，同天鼋一起受到祭祀。^②这就是说，太姜之祖死后也上归到天鼋星神那里去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氏族部落都根据自己的图腾在天上找一个星神。彝族先民以老虎为图腾，认为公虎、母虎和子虎在天上分别推动日月和众星，^③但老虎在天上并不具体指某个星座或星组。彝族先民认为，豹子星、豪猪星、犀牛星、鹦鹉星、熊星和其他一切星宿都是神灵。由于这些星宿对人有好有坏，所以他们很关心出门会碰上什么星宿。

把天上的星宿人格化、神化而进行崇拜，这本是上古原始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图腾崇拜、动物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先民们出于神秘的宗教心理和低下的思维水平，对有关星宿的崇拜极其虔诚，而没有任何疑义。《山海经》记载有十二座



天鼋

^①参看《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同上。

^③参看陈久金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